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飛劍記
第十回 呂純陽杭州賣藥 呂純陽三醉岳陽

純陽子一日遊杭州，扮作個施藥醫士，自稱干係屯先生，頭上戴一幅巾，身上穿一領皂袍，把藥包兒擺在十字街頭。這一邊列著甚麼續命丹、換骨丹、水火丹、返魂丹等丹；那一邊列著甚麼神樓散、益元散、紫金散、八寶散等散。又這一邊列著甚麼養胃丸、養脾丸、化痰丸、固精丸等丸；又那一邊列著甚麼鹿茸膏、白鳳膏、黑漆膏、露液膏等膏。藥已擺定，於是掛起著一面大大的招牌，上寫著「軒岐仁術」四個大字。只見滿城百姓求藥的紛紛，有一人進前揖曰：「先生，我母有個心氣之疾，或五日一作，或七日一作，又或三日一作。可有藥治否？」干係屯道：「心腹之疾，不可不治。」乃探取藥囊之中，取過了妙劑一服，付與其人，說道：「你是個愛母親的孝子，這服藥令堂飲之，其疾即愈。」其人拜謝而去。又一人進前揖曰：「先生，我有一個家兄，患了頭瘋之疾，左服藥不效，右服藥不效。先生可有藥治否？」干係屯道：「頭首之疾，不可不治。」乃探取藥囊之中，取過了一服妙劑，付與其人，說道：「你是個敬兄長的悌弟，這服藥令兄飲之，其病即愈。」其人拜謝而去。又一人進前揖曰：「先生，我有一個豚兒，患了個痢疾之症，其大便或去紅，或去白。可有藥治否？」

干係屯道：「腸胃之疾，不可不治。」乃探取藥囊之中，取過了一服妙劑，付與其人，說道：「你是個愛兒子的慈父，這服藥令郎飲之，其病即愈。」其人拜謝而去。又一人慌慌忙忙，進前揖曰：「先生，我有個妻子生疥瘡，可有藥治否？」干係屯曰：「皮膚之疾，不治何妨？」其人道：「妻子叫我討藥，我若沒有藥回去，禁不得他罵。」干係屯笑道：「你原來是個怕老婆的漢子，沒有藥與你。」其人道：「先生積陰鷲，舍些藥與我去罷。」干係屯乃取過未藥一包，付與其人，說道：「一搽就好。」其人亦拜謝而去。卻說這個先生在杭城施藥，施去的吃了皆有效驗，此正是：人過留名，雁過留聲，麝過留馨。滿城的百姓，哪一個不傳講說道：「好醫人！好醫人！」有等瘋廢殘疾之人卻皆來求療。只見一個偏盲的人，搖搖擺擺走上街來。杭州人好不輕薄，就去笑他道：「別人一雙眼，你只一隻眸。可笑招邊子，好個瞎豬頭。」這個偏盲的人也十分吃惱，只是不好答應得。卻來見著干係屯，揖而問曰：「先生可能醫我眼否？」干係屯道：「莫說一隻眼偏盲，就是兩隻眼俱瞎，我也醫得。」乃用了一根簪子，在眼上撥了一撥，復點上些光明的仙丹。此正是：妙藥洗開千里霧，金針撥散一天雲。就把那一隻的偏盲的眼，醫得光光明明，就如好的一般。其人感謝不盡，辭著干係屯而去，滿街稱揚。時有一個駝子聞得此事，謂家人曰：「瞎眼既醫得好，或者我屈背也會醫得。」於是，那個駝子也走上街來。街市上人多口多，就笑著這個駝子屈背：「屈籠空，相似刮沙弓。若還睡在地，就如串地蟲。」那駝子聞得人笑他，好惱好惱！乃走到干係屯處，問道：「小人這個屈背，先生可醫得麼？」干係屯笑道：「背兒屈的，只是縮了一條筋。若把這筋兒割斷，就伸舒得。」駝子道：「割斷那條筋兒，人不會死？」干係屯道：「做內官的割了總筋，也不會死。」駝子道：「先生不要笑說，只有藥把些我吃才是。」干係屯乃取過了二三粒丸子，那不是丸子，正是換骨丹。駝子們一吃了，只見腹中響了幾響，骨節□□。少頃，駝子覺得遍身舒暢，把腰一伸，就挺然而立。你看這駝子，先是個佝僂丈人，而今是個直符使者。這個先生的手段妙不妙？那駝子叩頭拜謝，說道：「小人受此背一世虧，坐下了個屈梨轆，仰睡是個屈梨轆，鎮日頭磕地，哪裡見青天。」干係屯道：「你如今好矣。」駝子道：「我受屈半世，今日才喜得見天了。」駝子辭去。

只見湧金門外，一個跛子聞得此事，乃謂家人曰：「哪個施藥先生既醫得駝背，豈醫不得拐腳？」乃跛也跛，跛進城來。杭城人真是輕薄，一見了這個跛子，大家取笑，笑道：「跛人跛得真蹺蹺，一步高來一步低。衣服半邊常掃地，草鞋半截不沾泥。」那跛子卻也吃惱，只是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得來見著這個干係屯，說道：「小人這樣足疾，先生卻醫得好麼？」干係屯笑道：「你這樣足疾是那腳兒不般齊，把長的去短些也好。不然，把短的接長些也好。」跛子道：「人的肢體怎的斷得？又怎的接得？豈不聞骨脛雖短，續之則優。鶴胚雖長，斷之則悲？」干係屯道：「你這樣人到也懂得幾句莊子。」乃取過二三粒藥丸，付與跛者。此也不是別藥，仍是那換骨丹。那跛子服了，不移時，只見遍身酥麻，左腳兒漸漸的長，右腳兒漸漸的短，就把那一雙腳兒般般齊了。那跛子遂行了幾步，並不艱難，乃叩頭謝曰：「小人吃盡拐腳的虧苦，行不向人前，走不向人前。任行任走，一日行不過二里，走不上三里。小人住在湧金門外，到此不過七八里路兒，到走了三個日頭。今日得先生醫治好了，莫說是走，就是跳也會；莫說是跳，就是蹉邊也會。」言未畢，只見那駝子們得這個先生醫好了他的背疾，乃買得一罐的蜜林醪，一隻饒雞敬來謝著這個干係屯，說道：「小人蒙先生愈了背疾，沒有甚麼慙慙，只買得一罐酒、一隻雞，望先生笑納。」干係屯道：「難為你了。」於是卻把一罐的酒、一隻的雞享用已盡。那跛子見這個駝子恁般買雞買酒，謝著這個先生，他也去買一樽清河酒、一隻燒鷄來，說道：「小人蒙先生愈了腳疾，沒有甚麼慙慙，只買的一樽酒、一隻鷄，乞先生笑納。」干係屯見這個跛子又恁的慙慙，亦說道：「多謝你了！」也把那一樽的清河老酒、一隻的燒鷄慢慢的享用已盡。彼時，干係屯吃了此二人的酒，假做微醉。那跛子駝子叩謝而去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干係屯吃醉了酒，遍身流汗，將手兒在臉上抓一抓，身上扒一扒，腳上一，腿上搯一搯，指甲裡藏有幾多黑垢，遂做成一個團兒，約有櫻桃般大，示著眾人說道：「此一粒靈丹，有能再拜我者，吾以此丹餌之。」眾以為這個先生吃醉了，正在放酒風，哪個肯拜他？干係屯又道：「有能再拜我者，以此丹餌之，即可作神仙也。」眾人皆以為干係屯放酒風，哪個肯拜？兼之見那樣醜陋垢兒，哪個肯吃？干係屯叫了數次，沒人理。他大笑道：「世人欲見吾甚切，既見吾，又不能識，亦命也。」乃自餌其丹。俄五色雲冉冉而起，圍繞著干係屯，有頃不見。眾人大驚，說道：「早知此是神仙，莫說是垢，就是屎也吃了他的。」內中有聰敏者乃悟道：「這個先生，自稱干係屯。乾者陽也，係屯純字也，分明是呂純陽下世。」眾皆懊惱而散。

純陽子一日又游鄂州，乃登岳陽之樓，覽山川之勝。只見岳陽樓風景，春和景明，波濤不驚，上下天光，一碧萬頃。沙鷗翔集，錦鱗游泳。岸芷汀蘭，鬱鬱青青。卻好景致。純陽子觀看一回，逸興飄然，乃吟詩一首：

徐步岳陽樓上頭，四圍山色擁皇州。
莫言笑語驚天地，且看闌桿逼鬥牛。
蘆渚兩三聲牧笛，柳溪四五個沙鷗。
分明一段蕭湘景，萬頃煙波足勝游。
純陽子題詩以畢，遂下了岳陽之樓，

投一酒肆中索飲。飲了佳醞石餘，未及醉，眾人驚怪，相聚以觀。其店主姓倪名高者，需酒金，道人瞪目不語，頹然醉倒。倪坐守之，自昏至曉。道人忽起，援筆題詩於壁。

詩曰：
鯨吸鼉吞數百杯，玉山誰起復誰頹。
醒時兩袂天風吟，一朵紅雲海上來。

題畢，未書云：「三山人回後養作。」遂以上一塊擲於倪高之懷，疾走出門去。彼時，倪高以這個道人走脫酒價，急忙追之，將近則見已在雲端矣。倪大驚，回視其所擲土塊，乃良金。再看其所題之詩，墨跡徹壁數分，始知「回後養」者，回乃呂字，後養二字則反對先生也。倪悔之無及。

純陽子一日復遊岳陽，又詭為道人裝束。時日午，只見柳樹之下，清風披拂，綠蔭茂密，純陽子乃坐於其下。誰知那一根柳樹卻成了精怪，一見了純陽子，萬作人言，說道：「呂神仙，坐此乎？」純陽子倒吃了一驚，徐觀之，乃是柳樹也。遂口占一絕，雲：

獨自行來獨自坐，獨自吟來獨自坐。

惟有城南柳樹精，分明知我神仙過。

既而進城中，飲得大醉，遂往謁太守王綸者。太守見這個道人貌甚清臞，短褐不掩乾，且甚襤褸，又吃得爛醉，心甚薄之。既而問著道人：「汝有何道術？」道人道：「貧道解造逡巡之酒，能開頃刻之花。」太守命左右們取過些糯米付與道人，說道：「汝試造著酒來，果能逡巡成否？」好一個道人，用起仙術，將那些糯米用水侵著，置之瓦鉢之內，沒有一刻時分，其酒遂成。那酒呵，真個是清滴滴，香馥馥，碧盈盈。色瑩玉壺無表裡，光搖金盞有精神。始知今日神仙造，壓倒梨花竹葉春。

時兩班左右皆大驚，其守不以為異，乃問道：「汝再開頃刻之花來。」

時五月天氣，府治前有桃李樹。道人指著樹，道：「開那桃花李花何如？」其守道：「試開來。」好一個道人，呵氣一口，就如幽谷生春，只見桃樹生蕊，李樹含英。不移時，桃花也開，李花也開，真個是桃花紅似錦，李花白如銀。兩般花茂盛，別是一般春。那左右們看見這樣異事，哪個不驚駭？誰知這個太守卻是個古執的，說道：「這樣道人，只是些幻術惑世誣民耳。」遂令出之。道人乃題詩一首於壁。

詩曰：

仙籍班班有姓名，蓬萊倦客呂先生。

凡夫肉眼知多少，不及城南老樹精。

守驚訝間，已失其所在。及視其所造之酒，酒則竭；所開之花，花則謝。惟所題之詩，字跡深透壁後。其守悔曰：「早知是呂純陽，吾豈敢如此相待？」懊惱者累日。

卻說純陽子兩次游岳陽，並無人識，乃曰：「岳陽之人，寧無一人知我乎？若有知者，吾當度之。」遂再從其處遊玩。又到一酒肆之中，沽酒而飲。吃了酒，乃裝作一個醉漢樣式，狂不狂，顛不顛，背上佩一個小小葫蘆，大呼於市，說道：「我葫蘆內有丹藥，起死回生，轉老返少。有人出得百金，我把著一粒賣他。」滿城之中說道：「世間有這樣狂人！」哪一個問他買藥？純陽子自己牌時分叫起，叫到午牌時分。東門轉過西門，西門轉過南門。南門轉過北門，北門又轉到十字街頭。莫說問他買藥，話也沒人與他答一句兒。純陽子乃取下背上的葫蘆，囑道：「葫蘆葫蘆，貯藥一壺。魚人貨買，要你何為？」遂望空擲去。只見那葫蘆奇異，離人有丈餘，上也不上去，下也不下來，飄空的懸在那個所在。純陽子若往東行，葫蘆兒才隨他往東。純陽子若往西行，葫蘆兒才隨他往西。純陽子站住，那葫蘆也站住。眾人見了，方知是個神仙，大家卻爭買其藥。純陽子笑道：「吾呂公也！道在目前，蓬萊跬步；撫機不發，當面蹉過。」乃吟詩一首。

詩曰：

朝游北海暮蒼梧，袖裡青蛇膽氣粗。

三醉岳陽人不識，朗然飛過洞庭湖。